

魯莽
程仲文
張德
主編

經緯

週刊新三卷三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經緯評壇……………程 倅

經緯漫畫……………張文元

我們應走的
國際路綫……………胡念祖

病在好官……………大華力士

知識與幸福……………徐仲年

人獸之別……………秦希廉譯

重晤常熟……………汪家禕

我與郁達夫……………易君左

西南討袁史實……………陸丹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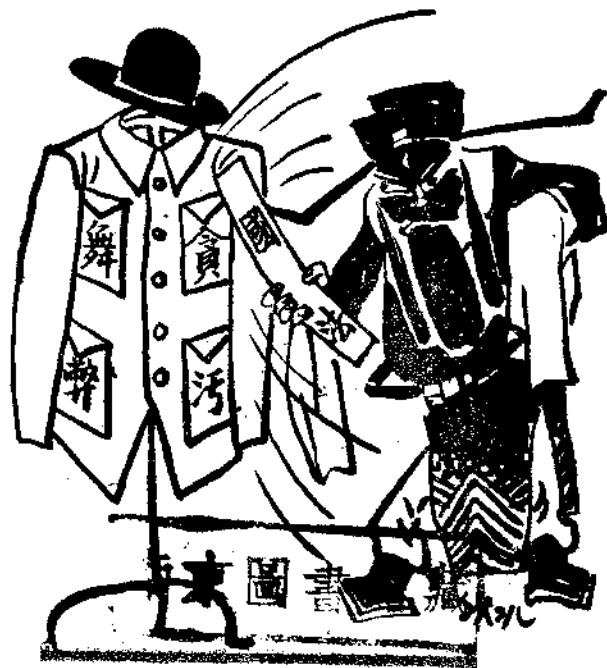
鬻體……………藍烟譯

農田變飛機場……………姚仲魯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程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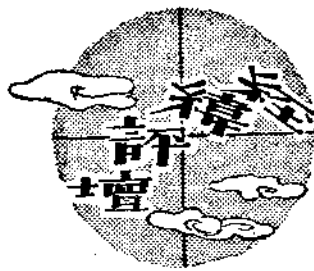
大道報增刊B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十一月三日出版



打龍袍

張文元作



蔣主席由台返京 和平談判新希望

大局關鍵所繫的南京會談，要有成功的表現，從此結束內戰，顯然是不宜於使任何一方為堅定的立場的，南京會談開始之時，我們雖然看見政府很有談判的誠意，但態度則過於堅定，比如蔣主席的赴台之行，是可以反映出來的，幸而新的事實又說明了政府在

最簡單的堅定立場之前，還能納納善聽，第三方面於廿四日函政府請主席早日返京，主席即即忽忽結束台灣之行，廿七日就回上海，隔一晚廿八日晨就回南京了。

南京會談

正式開始

以蔣主席返京為契機的南京會談，是今日時局的頂端。南京會談以第三方面為主幹，蔣主席返京後，已入正式商談階段，廿八日第三方面人士向政府及中共分別送致和平方案一件，內容包括三大項，其要點為：(一)雙方下令就地停戰，一切軍事問題，由軍事三人小組，就軍隊整編統編方案商討解決，(二)地方政權問題，一律由改組後之政府解決之，(三)應即召開政協綜合小組，商討改組政府問題，一致參加政府，並商討國大問題，一致參加國大。

廿九日第三方面人士重行檢討和平方案，也是會晤周恩來以後，覺得中有政府與中共不能同意之處尙多，因此把這方案重行收回，將加以修改，第三方面熱心而持重，真是和談的好兆，但希望不是一開始就遭遇難以採取的調解態度，原來南京會談必以此方案為會談的開端，關係重大，以後會談能否順利推進，要看這方案能否調和雙方的歧見，而拉攏雙方握手言歡。

戰局關鍵

封鎖共軍

在和談的另一方面，國軍乘勝直追，在渤海灣兩端，發動攻勢，廿五日進駐安東，一面又向烟台進擊，并有國軍於廿六日登陸烟台之議，渤海灣南北兩端的戰事，正在白熱進行，在地圖上看，以及政治形勢上看，烟台為通大連之海道，渤海沿岸各城市共軍接濟，多由此線輸入；安東為渤海北端面臨鴨綠江之口岸，進駐安東國軍，正在繼續向東伸張，以與由岫岩北進之國軍會師，這兩路等於一把利剪，剪斷共軍的國際接濟路線，以武力封鎖共軍的外來援助。

從這裏可知戰事的進行，正面臨一個重大的關頭，共黨對此頗感威脅，安東的進退，共黨已極予重視，并曾為此開例評擊孫科院長，過份重視軍事進退，是歷史的錯誤，今天要改途易轍來重視政治，顯然還是困難的事，不禁對「和談」投一疑慮的暗影。

壽人壽國

舉國熱烈

十月三十日為蔣主席六秩壽辰，壽人壽國，各方面都很熱烈地籌備慶祝，獻校的獻校，獻壽的獻壽，獻路的獻路，以多年慣例，無論官場與民間平時都可以隨便，但祝壽則決不馬虎，抗戰期中「獻機祝壽」對空軍建設都著過功績，

狂們今天更願以偉大領袖一人之力而為使國家有建設，工作有效率樹立一個楷模。

滬麵粉廠

集體停工

上海十九家麵粉廠因麥原料來源匱乏，所有存麥及行總託磨之小麥，均已磨罄，而宋院長允購之洋麥十萬噸遲遲未運到，遂以集體停工鬧。棉紡及麵粉兩業是民族工業的兩大支柱，棉紡業雖在好景之中，棉紗却價格陡漲，麵粉則集體停業，可在另一方面聯總署長賴加第亞說：「中國糧產，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間，仍將處於危境，將發生廣泛之饑饉，」如此說來糧食增產該是當前要務，但我們中國的怪現象是愈急的事，愈沒有人急，麵粉廠的厄運，僅為此現象之一例而已。

聯大會首遭難關

否決權爭議僵持

聯合國大會二十五日舉行總委會，討論提案五十三件，內中有三件，係反對否決權的，這三個提案，一是澳洲代表所提的限制否決權議案，另兩個是古巴提的主張把聯合國憲章中關於否決權的規定刪掉。中國代表顧維鈞對此問題的意見是一為否決權而修改憲章，為時尚早，但若不修改憲章而能限制否決權的使用，則中國不予反對。

否決權的存在對中國顯然應為有利的，因為中國也是享有否決權的國家，但是中國從未使用過它，這從未使用，不能說即為永不使用之意，如對日本管制賠償問題等，中國的利益可以否決權作最後保障。蘇聯的態度，則決不會放棄他日為對抗優勢的英美的武器的，他說不願損

及大國的一致原則之尊嚴，因此事與促進國際合作無補於事。這話倒很對，蘇聯運用否決權，決不可以此引起大國間的猜忌，而使和譜關係趨惡化，誠如是，否決權的存在還有問題嗎？

西班牙問題

大會均重視

聯大會論問題除了否決權案以外，還有西班牙問題，聯大秘書長賴伊廿四日在大會報告「西班牙問題並未列入大會議程。」但他又說「弗朗哥政權存在一日，仍足以造成聯合國永久不協調之原因。是以深望西班牙政府能重行組織為民主政府。」

誠如挪威代表藍琦所說：「世界目前之不安現象，係由於安全理事會不能解決原子能問題及西班牙問題是也。」現在美蘇兩國還沒有表示對西班牙的明白態度，但橫互在心裏，終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在清算法西斯的目標之下讓弗朗哥安坐大統，實在是件不妥當的事。不過話說回來，英美蘇等國真的能清算法西斯否？在日本的美國政策，不又是另一個西班牙問題嗎？何況美國是喜歡以「民主」來自己標榜的呢！

和平的演講

作戰的準備

我們記起杜魯門總統的聯大開幕詞，他可担保美國將運用一切力量，以阻止政治思想的紛亂，致造成「全世界的災難。」史大林大元帥則發表了對合眾社社長貝利的詢問書，表示美國務卿貝爾納斯所稱的美蘇兩國關係緊張之說，不以為然。他並且指邱吉爾為「新戰爭之煽動者，」一必須揭破其假面具而約束之。」這種聲音非常悅耳，我們不需要戰爭，更不能讓戰爭在響亮的和平聲音背後潛動，如蘇聯之積極研究宇宙炸彈，美國之佈置北極防務等。



我們應走的國際路線

胡念祖

我們中國在美蘇的眼光裏，是以附庸的資格而被爭取的，所以我們不希望中國擠到四強或五強的台上去，在帝國主義的背後，做搖旗吶喊的小卒，我們要站在弱小民族的陣營裏，做個世界革命的急先鋒。

中國的革命運動，推翻了滿清的專制，打倒了軍閥的割據，抵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取消了不平等條約，國際地位，由弱小民族，一躍而為五強之一，這是誰的賜予呢？不是許多烈士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嗎？可是，許多先烈把這勝利之果移交給我們，我們看一看中國的現狀，我們念一念犧牲的先烈，我們問一問自己的良心：抗戰已勝，建國必成了嗎？我們是不是對得住已死的烈士？我們是不是對得住自己的良心？這是值得我們檢討的。

建國的工作，為什麼一籌莫展呢？這並不是我們沒有好的建國的方法，而是我們有了現成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却沒有一個安靜的時局，讓我們按部就班的埋頭苦幹。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知道：政治問題沒有得着根本的解決，所有一切建國的計劃，都是屬於空談的。

可是，中國的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環，中

國政治問題，決不能脫離國際政治而獲得單獨的解決。要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必須要了解國際的現狀，和將來的趨勢，以確定我們應走的政治路線。現在國際間，已經被兩種勢力把持着：一種是英美私人資本主義的勢力，另一種是蘇聯社會主義的勢力。這兩種勢力的矛盾，一天一天的深刻，他們的磨擦，一天一天的劇烈。磨擦的結果，雙方都有走向合理化之火併的可能。蘇聯爲着要防止英美的進攻，他不能不加強國家防禦的陣線，而使政策逐漸右傾；英美爲着要防止蘇聯勢力向外發展，他不能不加強國家統制的力量，博取國內無產階級之同情和擁護，而使政策逐漸左傾。蘇聯政策右傾的結果，已經走上了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英美政策左傾的結果，也有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的可能。所以，將來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爭取世界獨裁霸權的鬥爭。也就是新的法西斯主義的火

併戰爭。

他們爲什麼要火併呢？這也就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法則註定了的：因爲他們都走了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必須各自擁有廣大的原料生產地做他們的附庸，他們都要從原料生產者身上，榨取汗血來營養其本國的國民，使本國國民物質上的享受普遍的提高，同時慾望也普遍的提高。他們爲着滿足生活慾望上的無限要求，被逼迫着不得不作爭取附庸的火併。這種火併，是爲他們國民全體的要求，雙方一定都能得着全體國民的擁護。其慘酷的程度，是遠非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所可比擬的。

所以，將來國際上，可以形成兩個新的，對立的階級，一個是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人民，是壓迫階級；另一個是弱小民族國家裏面的人民，是被壓迫階級。爲什麼說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人民是壓迫階級呢？因爲他們已經得到了政治的民主和經濟的民主，他們已經得到了解放，已經由無產階級一躍而爲國家資本的主人翁，整個國家的資本都握在他們手裏，在他們的上面，已經沒有了壓迫者，而在他們的下面，却有許多爲他生產原料的弱小民族國家裏面的人民，都掙扎在飢餓線上。他們的物質享受，遠非弱小民族國家裏面人民所能比擬的。如果要使全人類的生活，都趨於同一水平，那就必須減少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內之人民的物質享受，而提高弱小民族國家內人民的生活水準，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人民一定是不願意的。蘇聯的無產階級，已經不是被壓迫而需要革命的無產階級了。已經是國家資本的主人翁了。（未完下接第十一頁）

南京圖書館藏



病在「好官」

大華力士

上海新民晚報十月廿六日訊：在滬東北名流閻寶航應哈爾濱「民主政府」選聘為民政委員會委員，業於月中離此北返家園就任，據聞閻氏已於十六日安全經過東北「解放區」某地，廿四日已到達哈爾濱市。

我是閻寶航的朋友，看了這條「民主新聞」，不但不覺得可喜，而且發愁。閻寶航在今春與馬叙倫等代表上海市民赴京請願數天，曾到我家閒談，我因知道他組織什麼東北團體，有心要回東北染指政治，我以友誼立場勸其暫勿輕舉妄動。即算不能忘情於政治，也得觀望一些時候，他一面唯唯否否，一面聲稱這幾年來並無政治活動，祇做××生意，並舉「大明公司」為例，我知道他是掩護，何管脫離政治。我說我不贊成你對於政治太積極，純然是友誼的立場，理論方面，人各有志，朋友喜歡玩政治，我怎可以反對，況且我們提倡民主政治，僅是口頭說說，筆頭談談，也非完全正確，祇不過你參加實際活動，從各種客觀主觀的情勢講還早一點。尤其東北，這片混亂的土地，最好慢一點去。自然，我是沒有多大充份理由的，最多祇是「明哲保身」一句話，也自然，「明哲保身」在急進份子看來，是不值一笑的。可是我自己的政治經驗太多了，不聽我的話的朋友的遭遇，實例也太多了。所以我不但對閻寶航一人這樣說，凡是朋友中急功好利，唯恐不售的，我總是苦口婆心，勸其稍安毋躁。

在這樣混亂的時局中，凡是這等人一定有此表現，我勸他，實在是友誼之至，可惜他不聽，

也許他以為是一種勇敢，甚或是一種脫售的苦肉計。在朝而熱中者，不惜百計鑽營，企圖連升三級，在野而熱中者，自然也要十面埋伏，待時而動，這原是政治界的面目，不過在朝者上進的計劃必須有路可通，否則頭破血流，連固有地位也守之不保，不若抱殘守缺之為愈；在野者的「動」，祇少要「及時」，否則成爲「蠢動」，閻寶航之突然又去東北，出任哈爾濱民政委員，祇少在我看來是一種不及時的蠢動。

第一，民盟是第三個政黨，在民盟本身尚係完全在野黨而正在唱高調時，民盟份子加入第一政府或第二政府，皆爲不智，閻寶航以民盟資格秘密赴哈，參加共產黨的哈爾濱政權祇有增加「民盟尾巴化」的嫌疑，對第三政黨絕無貢獻。

第二，談判而果成功，民盟份子將有大批參加中央政府，閻寶航何必亟亟作官，過此官癮，而且談判不成功，哈爾濱恐會成安東第二，這種不鞏固的臨時政權，有什麼意義？這種搶做的小官，又有什麼可做？

第三，政治家要有風度，尤其要有分寸，寶航以商人身份掩護政治活動，時至今日，大可不必，民主運動是光明的運動，我們應當大喊大叫，民主運動成功而做民主之官也十分光榮，真正

的民主運動不成功前，偷偷摸摸的做官有何趣味？民主運動更用不着掩護，要掩護便有隱私，便不光明，南京的「難民」居然指寶航爲共產黨，除消息比我們做朋友的靈通外，今天真的去就共產黨的官，我們無法對這些「難民」爲寶航辯，雖然明知寶航非共產黨，正如有些被指爲共產黨的朋友，因爲他們或牠們的傾向過火，行動不超然，不光明的關係無法代辯一樣；自然並不是說作共產黨是件錯誤的事，而是說非共產黨又何必使人不明你的身份？在政黨政治的民主社會裏，任何政治份子都是坦然的公民，何必學地下工作者抱特務態度呢？

民主運動既是光明的，什麼時候作官，便得有分寸，我們天天攻擊現在的官僚，腐化，貪戀權位，與民爭利，在民主政治未實現前，我們當然要守，要耐，何必亟亟執上政治舞台過官癮？在貨真價實的不民主的政府下，在掛羊頭賣狗肉的政府下，同樣不能實現民主的理想，投奔他，便是賣身投靠，便是毀滅民主的高調，寶航及其類似者的行徑，原來是在不擇手段的做官，高唱民主，不過是爲了急於要作官，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而行！現在可以這樣說了，民主民主，多少罪惡假汝而行！

這樣的提倡民主，民主將被虐殺，這樣的政治家，毫無風度可言。

我對於民主運動的對象不願多罵，罵亦無益，我對於民主運動陣容中的朋友不放棄督責，春秋責備賢者，我們從有希望的人的身上着眼，如果民主友人而亦祇在做官，不擇手段，無話可說，我祇有爲民主哭！



知識與幸福

徐仲年

知識與幸福的關係，原極深奧。作者今以深入淺出的手法，說明這個最複雜而與我們有切身關係的問題，寫來極富趣味。

知識能給人以幸福麼？幸福的產生全靠知識麼？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它的艱難程度不下於「性善、性惡」之爭；再打一個淺近的比喻，它像：「先有雞而後有蛋乎？抑先有蛋而後有雞乎？」一樣的難於回答。一般的人總以為有了知識，纔能有幸福；這是對的，但非全對。也有人引老子：「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等語，以為知識所給我們的不是幸福，而是禍亂與痛苦；這是對的，也非全對。

現今我們以最經濟的篇幅，深入淺出地研究這個最複雜但與我們有切身關係的問題。

知識與幸福相成

什麼是幸福？我們可以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來分析它：物質幸福是精神幸福的基礎，精神幸福是物質幸福的王冕。物質方面的幸福首先在乎求生存，繼而在乎求舒適。求生存和求舒適是相對的，是層進的。「生」或「死」非常乾脆，是絕對的；——至於走肉行屍的「活死人」，以及流芳千古的「活人」，乃是象徵的說，而非現實。然而求生的方法却是相對的：貧

家如何育兒，富家又如何育兒，貧人如何過活，富人又如何過活；儘管方法不同，却全爲了求生。

求生的問題解決了，進而求舒適：青菜淡飯吃厭了，想吃大魚大肉；亭子間住不慣了，想住高廳大廈；三輪車坐膩了，想坐自備汽車；窮教授當够了，想當達官要人……一層進一層，永無止境！然而，如何能解決「生」和「舒適」呢？全賴知識！或者有人說：全賴知識麼？還有運氣咧！不錯，天下自有到處成春的幸福兒，也有着手成灰的黑炭團。不過，宿命論似乎太玄之又玄，我們撥開它不談：好不好？「慾望」是層層推進的原動力。人類何幸而生了一顆發達的腦袋！人類又何不幸而生了這顆腦袋！口腹之外，還有魂靈；肉體之外，還有精神；肉體有肉體的生活，精神有精神的生活。自然，精神生活高於肉體生活，普通指知識階級而言。精神生活是十足的知識的賜予。那麼，知識所賜予的精神幸福是什麼呢？第一種叫做「潤飾現實」：譬如去年聽到了日本投降，大家把這個勝利美化了，越是知識高的人，越把它美化；但是時到今日，我們目擊的現實又是如何呢？然而不論目前現實如何，當初我們確乎感到了幸福。第二種叫做「補充現實」：小孩子笑迷迷叫您一聲：『媽媽！』或『爸爸！』亦許因爲孩子怕您，亦許孩子要向您討糖果，亦許根本無所謂；您却因爲多讀了幾本書，傻頭傻腦，大做其詩意的文章，高興到了不得！第三種叫做「逃避現實」：達摩面壁九年，我不曉得他在九年裏想些什麼？不過，幻想確乎能够替代現實：一個人在昏悶的時光，把莊子的「逍遙遊」誦讀幾遍，立刻感覺心地豁然開朗！柏拉圖的「共和國」(Platon: la Republique、)莫勒斯的「理想國」(Thomas Morris: Utopie)豈非又是逃避現實的明證？第四種幸福最重要，也是最偉大：「擴大宇宙」。一個文盲所見的宇宙，狹小到不能再狹小；我們稱他「盲」，再也正確不過！知識逐漸豐富，宇宙逐漸開展。一個初中畢業生目光中的宇宙當然和一個高中畢業生目光中的宇宙不同，一位學者目光中的宇宙更和一個大學畢業生目光中的宇宙兩樣。而且象徵地說來，宇宙不止人類的一個：大宇宙中包括小宇宙，各種動物有各種宇宙。比如您是一位海洋學家，您就曉得海洋生物另有牠們的宇宙；而您因爲您有知識，就從您的宇宙闖入牠們的宇宙；牠們沒有知識，便無法觀瞻您的宇宙。同時，「知識」不但把「空間」擴大了，而且也拉長了「時間」：「知識」使我們上溯百、千、萬、億年，探究往日的地球，探究包含各星系的的大宇宙。在這一點上，知識確乎給予我們莫大的、而且無窮的幸福！

知識與幸福相賊

我們既然談過知識與幸福相成，何妨進一步研究知識與幸福相賊。這兒牽涉到各種不同的人

生觀。綜觀世界上各民族的人生觀，約略可以分
成八派：(一)抑己派，(二)反樸派，(三)
中庸派，(四)出世派，(五)救世派，(六)
縱慾派，(七)功利派，(八)進化派。無奈我
們篇幅有限，未能暢談！我們再把範圍縮小，祇
談中國哲學三大支派：儒家，道家，墨家，和傳
自印度而暢行中國的佛家。

儒家的人生觀應列入上述的中庸派。儒家的
哲學是中國倫理學的基石。這派的代表是孔子
、孟子、荀子。孔子學說的結晶在乎「仁」。老
子曰「道」，孔子曰「仁」；「道」指天而言，
「仁」指人而言；所以道家是出世的，儒家是入
世的。「仁」兼攝禮樂；「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如樂何？」「仁」兼攝知；「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仁」兼攝勇；「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仁」又兼攝「恭、寬、信
、敏、惠」五者，當然比韓愈的「博愛之謂仁」
廣泛得多。「仁」雖則廣大無垠，進「仁」之道
在乎「忠恕」；實施之道始於「孝弟」，及於「
五倫」，終於「成物」。然而「仁」的行不行？
很難有把握；甚至不但不行，而且人莫能我容
；子路曾經說過：「夫子道大，故天下莫能容
。」志益大而心益苦，孔子自己也說：「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
命何？」他又說：「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
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幾乎餓死於陳
，他只得自慰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他又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
我者其天乎？」這些話，表面上好像曠達，實底

裏懷悲憤；講這些話的人會幸福麼？誰又給他
這些煩惱？是用之以發明「仁」的知識！

孔子是至聖，孟子是亞聖。孟子秉承孔子的
學說，發揚光大之。孟子學主「性善」，在「四端
」裏說得很明白：「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
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人人乍見孺子
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
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
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
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他又提
倡良知良能：「人之所以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
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不幸人性中
有個不良份子，那是「物慾」；由於物慾的衝動
，產生了「惡」。爲了對付這個不良份子，孟子
教我們修養之道：(一)放心：「仁、人心也；
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
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放心而已矣」，放心就是去
邪欲；(二)養氣：「持其志，無暴其氣」，「
氣」指浩然之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
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
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之謂大丈夫」；(三)寡欲：「養心莫善
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的主
張固然很對；然而，放心寡欲，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幸福麼？恐怕是咬緊
牙關的堅忍主義！

在儒家道中，荀子是開明的一個。他打破一
切天變地妖的迷信(「天論篇」)，掃除一切容
貌骨相有關賢愚的陋見(「非相篇」)，只信任
個人的意志和自己的努力。他學主「性惡」，恰
和孟子「性善」對立。他說：「天行有常，不爲
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
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
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祿怪不能使之凶。
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
天不能使之全。」他又說：「天有其時，地有其
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
顧其所參；則惑矣！」「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
道，乃人之道、君子之道。」性是惡的：「人之
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順是
、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
、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聲
色之好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
分奪禮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
，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
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這些師法之化、禮義
之道是反乎性、逆乎情的；換言之，不合於自然
，所以稱作「積僞」；對付性惡的良法是積僞。
「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
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



工具錯誤
使人類超過了獸類的階段

人獸之別

泰羅 Jane Taylor 秦希康譯

人類與其它動物之間的一個大差別，就是前者有理智而後者惟有本能。為欲明瞭我們所謂的「理智」與「本能」這些名詞，我們必須提出三件事，在這三者之中本能與理智顯出最大的區別。

因為要盡量把人類與動物相提並論，讓我們來考究野蠻狀態中的人。原始狀態下的人類，和田間的野獸一樣，完全為了滿足他動物本性的需要而忙著。在這方面，他與他周圍的動物之間所顯出的第一個差異便是工具的應用。野蠻人為他自己築一所草窠或帳篷以為蔽身之所，或者他也儲存食糧，他所做的與兔子、海狸、蜜蜂、以及各類的鳥雀所做的一樣。可是人類却有工具為助；若沒有工具，在這些工作上，也只能停頓在獸類的階段。甚至在把樹木砍下而取其木材之前，他必須先為自己預備一把斧頭；但動物構造牠們的洞穴，窠巢，除了天然所賦與牠們的以外，是不用

任何工具的。對於耕種土地也是這樣，人類沒有鋤或犁便無法耕地，沒有做好割禾稼的工具時他也不能收穫所種植的，可是較人類低等的動物及其幼獸不用這些東西便可自給。

第二個差別：人類在其工作上常有錯誤，而且根據錯誤逐步改善，動物則否。你豈曾聽說過一隻鳥悽愴地坐在樹枝上，哀傷着它那未完成的鳥窩，而考慮要如何去完成它？你豈曾看見過形式笨拙而不規則的蜂巢，或曾觀察過在蜜蜂的小團體中對於蜂巢的建築似乎有所辯論？低等動物行醫甚至比我們更高明，許多動物在患病時能自行找到某種藥草，這些藥草牠們不當為食物，而正有着醫治牠們疾病的藥性；但是整個集團的醫師為了某種藥劑的效用却要爭論幾世紀。人類所作之事沒有一件不使他多少感到困惑的；他必須作了無數的試驗以後纔能在工作上達到似乎完善的地

步；甚至最簡單的家庭工作如果不經試驗也難做得好；人類每須浪費其半生時間然後方能除去錯誤，並開始由他所學習的獲得益處。

第三個差別：動物沒有進步，而人類的智識、技能、和成功都永遠在增加。動物的工作是據上帝所賦與牠們本能而作，因此這些工作比人類的更為完全而有規則，但是人類天生有一種能力對其行為可以予思考及推理，再藉着忍耐和勤勉便能免除他初次所犯的錯誤而繼續改進。不錯，鳥窩是一個完善而美麗的結構，可是十九世紀的雀窩並不比那架在諾亞方舟〔註〕的樓上者更為寬廣或雅觀。我們如果把野蠻人的小屋與古希臘羅馬的廟宇和宮殿一比較，便能看出人類的錯誤經過矯正及改善會領導他到什麼地步。

〔註〕據基督教聖經內創世紀所載，原始時代洪水為患時，有長者諾亞造方舟，人畜得免於患。此處提及方舟乃象徵原始之建築。

介紹新書：

張十方著

「江南的女兒」

上海百新書局發行

情性而正之，以變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所謂「矯飾」，所謂「變化」，就是積偽。這種言論當然是悲觀的言論：那麼，知識之所以予人者是幸福還是痛苦呢？

道家的人生觀應當列入上述的反樸派。道家的哲學，有的人以為來自印度，有的人却以為是中土之所固有；當以後說為是。它的大宗師是老子、楊子、莊子。老子的哲學一本於虛無飄渺却無所不包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名不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所以「道」即是「無」。人由「道」而生，萬物由「道」而化。如果「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就是歸於「無」。老子反對人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既然人為的一切都不好，他便勸人去鑿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呆；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未完）



上茶館仍舊是穿長衫人的日常功課，
但超現實的雅人逸致沖淡了。

重晤常熟

汪家禕

離開故鄉已經整整十二年了。
由上海到蘇州是搭火車的，由蘇州到常熟是搭蘇常公路的公共汽車。路還是十多年前舖築的，當時的路基，原來便已經沒有什麼了不起，而這十多年來，雖然養路費照例年年徵收，而對於培養路基，修葺路面，似乎久已無人過問。所以現在的路面七高八低，盡是嶙峋瘦石，中間有一段路面全為水淹，車在上面不是順着走，而是好像海面的巨浪，騰涌奔跳；車開得越快，顛簸也越劇烈。好在逆來順受早已成爲國家性的一部分，大家吃些苦，充其量只有口頭埋怨幾聲算了。路無論如何壞，只要一天不中斷，車子仍舊可以在路面掙扎着走，總還是一條「路」！

從上海這樣一個繁雜的都市，初到一向以山明水秀著名的小縣城來，自然會發生一種清新之感，正好比嗅慣了煤灰塵慣了市聲的人，乍到視野開闊的郊外所感到的一樣。然而這一種清新之感是暫時

的，因爲，如果你是一個敏於觀察的人，清新畢竟掩蔽不了農村社會解體過程中的霉爛氣息。故鄉已經到蕭颯的衰落境地了。

常熟是一個典型的江南農業社會：絕大多數的農民胼手胝足，終歲辛勞，把勞動的所得，以地租的方式，繳給和養活那小羣住在城牆以內的大小地主們。地主是不愁吃不愁穿的，他們除了吃着嫖賭等純粹感官的享樂以外，尚有餘剩的精力，其中有一些上進的分子，就各種比較高尚的活動，也就是林語堂先生向美國人津津樂道的一套「生活藝術」。從喝茶起，種花，紫盆景，養魚養鳥養狗馬，養松鼠，下棋，書畫碑帖圖章，以至於鬥蟋蟀……一切的一切，配合着閒生活的消磨時間的需要，反映地主生活的優閒。從好的方面說，這一類的文化型式，也自有其引人入勝的興趣。每一種活動，都可以有高度的發展，達到登峯造極的藝術的優美。從壞的方面說，這一套生活

藝術全部是有閒階級的消遣品，與現實生活是毫不相干的兩截。如果社會的經濟基礎有動搖，所有這全套的生活藝術，也將跟地主層的沒落而同歸於盡。

過去廿多年的社會變革，動搖了地主階級的經濟基礎。是新社會思潮拾頭的影響之下，地主階級生活的來源，即使說尚未乾涸，至少頗有越來越狹小的趨勢。以常熟來說，從前地主是不怕農民欠租的，他可以向佃戶「開追」，把佃戶押起來，而現在，地主主要能收到原租額的六成七成，已經認爲殊堪滿意了。開門七件事正式成爲舊地主們的陰影；而且他比一向沒有錢的人更多一重困難，因爲照每一個沒落階級的通例，他還要死力保持他無可挽回的門面。費於柴米油鹽上的心思越多，雅情逸致也就相應越發減少。舊農村社會的唯一文明外表，好如一件掩飾醜陋肉體的光輝燦爛的外衣，原就靠這一羣游手好閒的地主來撐持的，等到這批獨占粉養的紳士欲聞不得之時，文明掃地了。舊日的光榮，已經成爲一去不復返的陳跡。

氣越來越減少的經濟背景。

自然在外表上原有的面目是仍舊維持着的。茶館的數目並不少，上茶館仍舊是穿長衫分子的日常功課，但茶館裏的那種超現實——也可說逃避現實的高人雅致沖淡了；茶客們的談吐不再講明版書宋版書或四王山水的優劣，而是在談黃金美鈔或如何撈錢了。幾個私人花園也都三徑就荒，松菊無存。北門大街上仍有幾家盆景花店，但門可羅雀。有一次爲掃墓去，想買一束鮮花，結果竟買不到。

地主階級正在沒落的過程中，地主文明已趨式微。這原來不算什麼可悲。不幸農民大家要談真正的解放還早得很，貧和愚依然是農村社會的兩個大標幟。常熟原沒有像樣的工商業，勝利以後上海的紗廠在常熟設立分廠，只在街頭多添了一批批搔首弄姿處處想模倣女學生的女工，點綴着常熟文化的真空。所以就文化一層說，今日常熟是在青黃不接的狀態中。

農民收益的相對增加，本來是挺好的，不幸這種相對的增加又給通貨膨脹的狂潮沖爲烏有。就最近幾個月來說，一般的漲價至少漲了五倍，而受政府嚴格控制下的糧食的價格，幾乎沒有多大的變動。糧價

的穩定，在一般消費者誠然求之不得，但就農民言，『穀賤傷農』是比什麼都更嚴重的打擊。在農民購買力極度微弱的背景以前，正當的商業萎縮了。也有不少得風氣之先的商人，在做投機囤積，不惜用從大二分起有高至大四分的高利吸收資金，他們等於在棺材的邊緣暗中摸索，只要一失足便從此休矣，而那些受高利誘惑而存放的人，誰都不免提心吊胆，怕隨時有人財兩失之虞。據說，放款收不回的事早已數見不鮮。

沒落中的舊常熱，表面上尚保持着和平的寧謐，一般的男女青年，各安本分，對時事很冷淡，對國家的前途抱着『終究弄不好的』悲觀的宿命論。一切都平順，或者更好的比喻，好如一池死水。城內駐有雄糾糾氣昂昂的傘兵部隊，又有比美國軍隊服裝更漂靚更惹眼的城區自衛隊，在這種情形之下，反而顯見不調和了。

留常僅僅三天，在一次集會中聽一位省黨部委員演說，要常熱人恢復四維八德。說的人指手劃腳，聽的人差不多要打瞌睡，常熱是在沒落中，四維八德是救不了的，要使常熱重新蘇甦，恢復生氣，除非要替它重新一奠立個經濟基礎。

無花之城

李蔚初

誰說過這重慶是一座無花的城，
看這春天裏

姑娘們的春裝上插一朵香艷的玫瑰。

少婦們的笑眼裏燦爛着嫵媚，

映掩的那髮髻上一朵小小的紅花兒，

不要說絲綉，不要說錦緞，

不要說一些絲綉兒五顏六色的做成，

真的，難怪說這重慶你道是一座無花

的城，

這些花只鮮艷在顏色

香味是沒有，

就如同一個女孩兒美麗的模樣兒沒有

靈魂！

啊，如今我懂得你

爲什麼這花的顏色豐艷的重慶

你却說是一座無花的城，

我只怕這全城的人都睡在這無花中！

嚇，對你說：別看我衣飾和打扮

像一個城市人，

我的心實在是一個鄉下人，

我全心的誠樸氣是從我鄉下來，

我實在是一個從鄉下來到城市的人，

我到了這城市：

因着我全身的鄉土氣受不住這城市人

的譏笑，

我這才改過了裝飾和打扮

使得我外貌兒像一個城市人

而我的血脈裏仍跳躍着鄉下人的好熱

誠！

我是愛花的，

而這兒，

真正的好花是這樣的少

因此我不時仍跑到鄉下去呀，

看一些美麗的花朵

嗅到那芬芳的香味我的靈魂多活躍，

我不能告訴你這城市的空氣是多麼的

不潔的，

而在鄉下，一開口就都是芬芳的呼吸

就連着眼睛裏也全是新鮮，

啊，我渴望有一天我終得解放了

使得我成爲一個實在的鄉下人

我的呼吸，好在那綠色的世界裏打滾

我的心也充滿着鄉下人的好熱誠。

三十四，二，二十七重慶

文壇

易君左：

(五)

鳥瞰我與郁達夫

郭沫若
田漢
郁達夫

談到這裏為止，以後再說什麼呢？讓我再想想，……

郁達夫把那張舊手帕包着那顆繡花針笑嘻嘻地離開，回到學校，這是一個下午，教員們本來同住一個樓上；有的上課，有的午睡，有的出外溜躑，反覺得寂靜得很，達夫幽幽地鑽進他所住的那間小房子，最初拿出一塊鏡子，將積灰抹去，他兀自對着鏡子凝望一頓，忽然把手帕揭開，取出繡花針，輕輕地向左頰上錐一下，擠出了一小點血。他把手帕擦那血。這血，鮮紅得最可愛，多們香？他看一看覺得滿巾的香氣。這芬芳的香氣是從那裏來的呢？很難以斷言。與其說是血滴之香，不如把繡香的成份收到那塊小手帕。也許真正香的是針。達夫這樣的想着再刺一下，又擠一滴血珠，仍然擦在手帕上。刺了以後，又對着鏡子笑，出神。他亂想到那個老嫗子的野百合花味，睫毛長得那樣濃密，而秋水一波的雙瞳，雖然廿四番花信風過去了，可是脈脈含情的一種風騷刺激，狼狽味兒，他又想到，只有夜鶯和杜鵑才了解愛的哲理。鬱薇花因為有刺才香艷，秋海棠必生於陰濕地方才滋榮。

。人生若不經歷痛苦，痛苦若不徹入心脾，則所有獲來的幸福決不是真幸福，一個了解真幸福的人，他是一定要用心針刺他的臉，白布擦他的血，一直到這顆針全鏽了，這塊手帕通紅了，他才覺得滿意，而後幸福才真正到來。

達夫這樣的幻想，做天地間第一等美麗的夢。對着鏡子欣賞兩頰創痕，不由得狂笑一聲，恰巧有一個事務員送薪水進來，一隻腳剛踏入門，爲郁教授笑聲所驚退。在這個事務員眼中，他以爲郁達夫一個人發瘋病呢，至少是動了神經質。他依稀看見這位大教授對着一面鏡子似在刮鬍子，然而下意識告訴他：郁達夫是一個老婆婆嘴，平時只有幾根短髮灰鬚的小髭，也許他這幾根小髭都要拔去。而只一方面，郁達夫聽見有人攔門進來，慌慌張張，把那鏡子手帕繡花針一應的「寶貝」一古腦兒捲起來了，伸向事務員接過花的大洋一封，連聲謝謝，事務員帶着猜疑鞠躬而退。這一包洋鈔，不知又買了幾顆繡花針，幾條小手帕？不知其中百分之幾又

報効了三條件？

前塵往事一筆勾。

現在，講到抗戰軍興時與達夫一別遂千古了。

我在二十六年深秋離開了將要淪陷的鎮江，到長沙，除服務抗敵後援工作外，還辦國民日報，有一晚忽然接到一個長途電話，說是從常德打來的，那時常德僅有一個朋友胡善志即胡善恆的胞兄。我猜想或者是雲岩（胡善志字）的電話，但一聽，却是出人意料之外的郁達夫。然而也與雲岩有關係，事實是這樣：當二十六年抗戰開始時，達夫和他的妻子隨政府西遷到漢口，他的夫人王映霞是大家聞名的，結婚以來，風水不大利，熱戀之中，時生齟齬，在漢口鬧得一個天翻地覆，驚動了滿朝文武，甚至於啓奏天晴，好容易才把一場風波平息。那時日寇節節進逼，郁達夫於風波鎮定之餘，痛極思痛，打算避難到一個可以稍安的地方，逃到常德，本定深入湘西窮荒，偶然遇着留日老友胡善志胡善獻計：不必到湘西邊遠地方，

若論地點適宜，交通暢達，生活低廉風景優美，最好暫居常德的鄰縣漢壽。那是一個魚米之鄉，有的是好米好魚，何況易左（指我）又是我們的老朋友，我只要拜託他，他一定能幫忙到底的，達夫經友人一勸，頗覺中肯，而且王映霞根本不願意到那些陰陽怪氣的蠻區去，便立刻附和胡善志的提議，叫達夫打一個長途電話到國民日報找我。我們在電話中說了幾句，我們驚喜，我歡迎他到漢壽住。當天有人回漢壽，我就託那人致意留日老友蔡煥斗（此君比我小一輩），請蔡煥斗替郁夫快快覓一棟住屋。蔡煥斗字仲炎，仲炎受託後，雖爲選擇了好幾個地方，都覺得不盡合意，也難得賢善而好友，把自己住的大五間空出來，無條件地不要租金地歡迎郁達夫一家去住，而仲炎一家則退居另一個角落。這棟屋雖古老而齊整，在北門正街對面。甚清靜。蔡煥斗和他的哥哥蔡煥文是我們漢壽留京的前進，煥文與革命先烈陳天華同時赴日，也同樣蹈海而死，不過因爲當時無人表彰，以致陳天華之名大家都知道，而蔡煥文却淹淹無聞。蔡家本像漢壽巨族，耕讀之家，並營商業，他家開了一個很有名的醋店，名「蔡天培」。提起蔡天培的醋，濱湖各縣都很聞名，漢壽有兩樣名產：「蔡醋」和「蔡醋蛋」。蔡醋即蔡天培的醋，蔡蛋是我的另一個親戚蔡家那包的松花皮蛋。蔡仲炎是蔡天培雙雙的老關，家資尙稱充裕，生意也甚興隆，加以生活相當優適。因爲與郁達夫同是留京同學，又以我的介紹，所以仲炎很高興地情願把自己住的好屋讓出來。達夫一家——王映霞和他們兩個小孩——便安逸地寄寓蔡家裏，賓主極相安，達夫更與仲炎交稱莫逆。（本節未完）



髑體

藍 Rabintrana Th Tagore 作
烟 譯

誰能想到這慘白的髑體上面
會鑄着明媚的眸子，鮮紅的嘴唇，
以及玫瑰酒似的微笑。
而今祇是給教師指點着作骨骼學教材而已！

在我們臥寢室的隔壁屋裏掛着一副人的骨骼。晚上它常被風吹得支支作響，在白天裏便被我們來復地搖撼。我們的保護人立意要我們精通各樣科學，因此請了一位康倍藥專的學生來教我們骨骼學。課是上的，至於能學得多少，在檢悉我們的人前，是不需講的；在不認識我們的人前，更是瞞着為妙。

幾年過去了。隨着這髑體也從那屋裏消失了，至於骨骼學上的問題更是忘得精光。

前天，我屋裏來了好多客人，我不得已被擠到先前的那間老房裏去過夜。環境換了，瞌睡也蹣跚着不願來了。在床上，我不停地翻來覆去，聽着教堂裏的夜鐘一次次地敲。看着洋燭在屋角裏嗚咽，最後它搖幌了兩下熄去了。近來家裏出了兩件兇事，這燈的熄滅不禁使我聯想到死。我想，在自然界中，燈的熄滅和人的小小的生命的熄滅是沒有兩樣的。

我想的東西不知不覺串連到那

副髑體上去了。我想那包着骨骼的身體該是甚麼樣子。正在這時我似乎聽到了一個響聲，就像有什麼東西摸索着牆在我床週圍轉。我可以聽到它急促的呼吸。它好像是在尋找甚麼東西而又找不着的樣子；脚步愈來愈快了。我想這一定是我興奮無眠的腦筋所產生的幻像，而這時步聲實際是我太陽穴裏血管搏動的音響。可是不，一股寒氣襲到我身上來了。為了把這幻覺驅散，我高叫一聲：『是誰？』脚步在我床邊停住，回答來了：『是我。』我來找我的髑體的。』

對我腦海中的幻像示弱是可笑的，於是把枕頭抓緊了些，鎮靜的說道：『這倒是一件晚上作的事，只是那髑體現在對你有甚麼用呢？』

回答幾乎是從我的蚊帳上發出來的：『這問的是甚麼話！在那髑體上有圍護過我的心的肋骨呀！我二十六歲時青春的嬌媚都是從那兒發出來的！難道我就不想再看它一

次麼？』

『自然囉！』我說，『這是你絕對應該的。好了，你在找你的髑體，讓我來設法入睡吧。』

這聲音說道：『可是我想你是很孤獨的。也好，讓我在你的床旁坐一會，好和你談談天。往時我常常坐在男人身邊同他們談話的。可是近三十五年來，我却只能在死人的領域裏對風哀吟。今天，我要再和往時一樣地來和男人談談。』

我覺着有人在我帳子旁邊坐下了。在這種情勢之下，我真是無可如何。我只得盡量裝得親切地說：『這真好極了，讓我們高興地談談吧。』

『我能想到的最滑稽的事就是我的生活史，讓我來告訴你這個。』

教堂的鐘打了兩點。

『在人世的時候，我還很年輕，對我像死神一樣可怕的就是我的丈夫。我那時的情緒恰可比着上釣的魚。就好像一個生人用一個最尖的鈎子把我從童年家庭的平靜生活中鈎出——從他那兒我簡直無法脫逃。結婚兩個月後我丈夫就死了，親朋都為我而哀傷。我的公公仔細地打量了一下我的臉後，向我的婆婆說：『看到嗎？她有一雙兇眼睛？』——喂，你在傾聽嗎？我希望你能讓這故事娛弄你。』

『有趣極了！』我說，『開頭就够幽默的。』

『讓我講下去。這時我就高興地回我父親跟前來了。雖然別人都

不向我講，但我自己却深知我自己的姿色。這方面你的意見怎樣？』

『很可能美的，』我喃喃地說，『只是你不要忘記我從沒看見過你！』

『怎麼！沒看見過我？我那髑體怎麼樣？哈，哈，哈！不要緊，我只是跟你開玩笑而已。我怎麼能使你相信那兩個鈎質的眼眶裏含藏着最明麗黝黑的眼眸，那亂雜的牙齒前會環包過巧笑輕擊的朱唇呢？要想告知你我盛年時在這髑體上會開過青春的花朵，有過秀美和柔媚的笑渦，簡直是使人好笑又好氣的事。再高明的醫生在那時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嬌軀的髑體將來會成為骨骼學的材料。你知道，有一個青年醫生簡直就把我比着金香花。在他眼中我是美之花，別人只合作生物學的研究對象。誰會想到這金香花的骨骸——？』

『當我走路時，我就像一顆光芒四射的鑽石，把美麗的波浪向四圍推去。我常常化幾個鐘點來凝視我的手，它們太纖秀了，簡直可以纏絡住最狂野的男子。』

『可是我這枯硬的骨骸却給了你一個假的印像，使你不高興我，而我又無法洗除這個毀謗，因此我就最恨你！我簡直要顯現一下我溫柔嬌媚的原形，來把你腦子裏裝的骨骸知識一股腦兒除去。』

我問道：『我敢發誓我腦子裏一點骨骸知識也沒有，我眼前有的只是夜的背景上的一個豐美可愛的形像。這就是我可說的了。』

「我沒有女伴，」這聲音繼續下去，「而我的哥哥又立意不結婚，因此在閨房中我是孤獨的。寂寞中，我時常坐在花園裏的樹下，夢着全世界的人都在愛我；星星不寐的眼睛無非是在欣賞我的美麗；嘆息的風也藉故從我臉上掠過；腳下的草地要是有知覺，經我一踏，也會變得木然無知的。在我眼中，世上所有的青年男子也正如這片草一樣；這樣，我的心不知怎麼就常變得有些淒傷了。」

「我哥哥有個朋友叫席卡，他在藥專畢業後就當了我們的家庭醫師。我已在屏風後看過他好幾次了。我哥哥是個怪人，他從不睜着眼睛看世界上的事。世界實在不合他的口味，因此他便離他而去，最後他消失了一個角落裏。席卡是他唯一的朋友，因此也是我唯一可以看到的男人。在晚上，當我在花園裏昇上我的王座時，我那幻想着膜拜在我腳前的男子羣個個都變成席卡了。——你在聽嗎？你在想甚麼？」

我嘆息一聲答道：「我在想望着席卡！」

「等等，把故事聽完再說。一天，下着雨，我發熱了。這醫生來我家看我。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會晤。我向窗躺着，讓晚風沖淡我緋紅的雙頰。醫生走進來看着我的臉，我也設身在他的地位來凝視我自己。我看見燦爛的暮輝中一張嬌嫩得像一朵繡花樣的臉蛋在柔白的枕頭上，微亂的髮髻搭着前額，修長的睫毛在面容上投下一個淒涼的暗影。」

「這醫生羞澀地低聲問我的哥哥：『我能按她的脈嗎？』

「我從被子低下伸出我無力的手腕，望着它時我想：『咳！要是有一個玉鐲子該多好。』（註一）我從沒有看過那個大夫診脈的有他這樣整扭不安。觸到我手腕時，他的手竟顫動起來了。他量我的體溫時，我已可量出他的心搏了。——你相信嗎？」

我說道：『人的心跳是極易被人窺出的。』

「當我病而復好了好幾次以後，我發現我幻想晚會中的求愛人漸逐漸減少，以至只剩他一個人。最後我小小的世界裏便只有醫生和病人兩個人了。」

「在這些晚上，我總穿一件金絲雀色的綉衫，頭髮上戴一個香白的花冠；手裏拿一塊小鏡，在園裏的老地方呆坐。」

「你也許會以為老看自己的容顏，久而久之是會生厭的，是嗎？其實才不哩！你知道我不是在用我自己的眼睛看啊。我那時雖是孤獨，其實是兩個人。我看我自己時，就想想我是那醫生；我呆看，我被迷惑了，我強烈地愛上自己了。可是，任我怎樣在身上寄托情意，一個輕微的嘆息總會從心上浮過，像晚風一樣地發出來。」

「但不管怎樣，從此我是不孤獨了。走路時，我總低着頭望我那雙纖巧的小脚，我想，假如那醫生在這兒，他會有怎樣的感覺？中午

的時候，天上是一片艷陽，四野靜無聲，只有遠處時而傳來的蒼鷹的鳴叫。在花園圍牆外面，有時也有悅耳的叫賣聲：『玉鐲子啊，水晶鐲子！』這時，我總把一床雪白的臥單鋪在草地上，自己在那兒躺下，頭枕着手臂。另一隻手臂懶懶地斜放在綿軟的臥單上。我總像有一個人，在窺看我的手臂，驚異於它媚人的輪廓，會走上前來用他的雙手捧了它，在瑰紅的掌上印一個熱情吻的吻，然後慢慢地走開。——我講到這裏為止怎麼樣？這樣可以嗎？」

這倒也是個不壞結局，我審慎地說，『只是故事確是不大完整的。不過花半夜的工夫，我總會把那些未完的想像添起來的。』

「這樣就會把故事弄得太嚴肅了。」

笑料便從那裏來呢？那獠牙露齒的獨體又往那兒安置呢？

「所以還是讓我講下去。自從這醫生業務展開了點之後，他便借了我們樓下的一層房子作他的診療所。這時，我常開玩笑地問他甚麼是藥，甚麼是毒物，多少毒藥可以殺死人之類的問題。這正是他的本行，他自然洋洋洒洒地說了出來。於是我和死的念頭便漸漸稔熟了；愛和死便成了我小小世界裏唯有的兩件東西。我的故事差不多要講完了，已剩得不多了。」

「這一夜也沒剩多少了喲，」我低聲地說。

「過了些時，我發現他有些心

不在焉的樣子，又好像有什麼心事他羞於告訴我似的。有一天，他打扮得很漂亮地走進來，要把我哥哥的車子借一晚。」

「我好奇心太重了，便到我哥哥那兒去問怎麼回事。談了些不關緊要的事，我最後問道：『我倒想問問，大哥，我們的醫生今晚坐車子是到那裏去啊？』

「我哥哥簡短答道：『去死去』

「啊，告訴我嘛，我懇求地問，他真的是到那裏去的？」

「去結婚去的，」這次說得明顯了些。

「哦，真的嗎？」說着我高興地大笑起來。

「一點一點地我知道了這新娘子是一個財產承襲人，她可以給我們的醫生帶來一大筆錢。可是他為甚麼要隱瞞了一切來侮辱我呢？難道我會因了這會使我心碎而求他不娶結婚麼？男人真是不可信賴的。我一生中只認識一個男子，而馬上我就發現這個真理了。」

「這醫生工作畢走了進來，正待出發時我含笑問他道：『喂，醫生先生，你是今晚結婚吧？』

「我滿不在乎的樣子使他臉上變了顏色；他簡直激怒起來了。」

「我接着說，『沒有樂隊，儀式也不鋪張，這是怎麼回事哇？』

「唉！了一口氣，他說道：『結婚就是那麼快樂的事麼？』

「我又撲哧地一聲笑了。『不，不，』我說，『這是不行的。誰會聽說過結婚可以不要音樂燈彩

『我這樣絮絮地說，把哥哥惹煩了，他便立刻把婚禮的熱鬧東西都叫了。』

『這時我一直高興地談着新娘子，談新娘子進屋後我自己該怎樣。我問他：『醫生先生，你還繼續按脈嗎？』哈！哈！雖然人心裏的東西和想法看不出來，但我敢發誓，我這些話刺在他胸上就像致命的箭一樣。』

『喜事是在夜深時慶祝的。在出發以前，醫生和哥哥站在階台上各吃一杯酒，（這是他們的習慣。）這時月亮剛剛升起。』

『我笑着走上前去說：『你忘了你的婚禮了嗎，醫生先生，現在是出發的時候了。』』

此刻我要告訴你一件小事。就是這時我已悄悄地從藥室裏弄了些藥粉末了，趁着不注意的時候，我把它酒進了那醫生的酒杯。

『這醫生把酒咕嚕地一口喝下，眼睛望着我，一直刺到我的心；然後用濃情的聲音說：『那麼我走了。』』

『音樂奏起來了。我走進我房裏去，穿上輝煌奪目的新娘裝。從保險箱裏，把一切珠寶飾物都拿來帶上；把紅色的妻子的標記繫在頭髮向兩邊分的地方。然後在花園裏的樹下，我準備好我的床鋪。』

『這是一個美麗的夜。溫和的南風吻去了塵世的倦意。馥郁的花香充盈了整個的園子。』

『音樂的聲音越來越低了；月

亮的光越來越暗了；那與生俱來的家和血親也都和幻像一樣地從我腦海中褪去了；——接着，我就上我的眼睛，笑了。』

『我想，當別人發現我時，他們會看到這留在我唇邊的玫瑰酒似的微笑，這使我臉上生光的一笑，我將帶着跟我一起到永恒的洞房裏去。唉呀，我的洞房，我的燦爛的婚裝啊！當我被支支的聲音驚醒時，我發現三個小學生在望着我的個個講骨節學。在我那胸前悲哀和喜愉常時跳躍的地方，在那開過我一瓣瓣青春的花的那兒，教員正忙着用一根手杖在指點我的骨節，述說它們的名稱。而那我練習了好久的微笑，你會看見過一些影兒麼？』

『好了，完了，你喜歡這故事嗎？』

『真有趣啊，』我說。

『第一聲雞叫了。我問：『你在這兒嗎？』沒有回答。』

清晨的曦光照進屋裏來了。『註一』印俗寡婦是不能帶手飾的。

『註二』作者太戈爾是人所共知的印度文豪。此篇譯自渠之短篇小說集『Mashi』一九四六，十，廿一，譯於梅園

本刊截至本期止，凡有關編輯發行廣告各事，均移南京太平路大道報社辦理，此啓。

中美新聞學術資料供應社緣起

新聞學術為社會文化骨幹之一，欲瞻一國之盛衰及國與國間之關係，靡不從此窺其究竟。由於科學發達及交通便利，國與國間政治經濟文化等之交流日益密切，人與人間思想之障礙日益掃除，因而世界將漸趨入熙和緝穆之途而消滅慘絕人寰戰爭之禍。遠見高識之政治家與思想家，對此現象莫不注意，故對國與國間新聞學術之交換傳遞，莫不盡其能事。

數十年來，中美兩國邦交日益親切，尤其第二次大戰以來美國對中國之援助特多，吾人不思議焉相報耶？美國過去助我者以物資為多，但除此外，吾人思以其精神文化助我耶？美國為當今典型民主國家之一，為其基礎之輿論與自由言論尚風，不值吾人效法耶？

同仁等遠瞻大勢，近察國情，爰組織中美新聞學術資料供應社，期用最迅速之方法，交換彼此之文物，傳遞彼此之消息，介紹彼此之輿論，至對於時事問題之分析與批判，亦須盡力傳播，藉收他山之石。惟茲事體大，尚希海內外賢達，賜予合作，不吝指正，俾新聞學術日益昌隆，中美邦交日益敦睦，世界前途日益光明，幸甚幸甚！

中美新聞學術資料供應社時事資料供應辦法

- 一、本社為實行供應中美新聞學術資料起見，先就在美國發表之時事問題資料供應國內各特約文化團體。
- 二、本社在美聘請時事問題專家，定期研討時事，每週就最近出版之百餘種日刊雜誌及書籍中，選擇重要論題，就其觀點與立場，作有系統之編輯與分析。每次所選編題，集中於一重要時事，而尤注重美國輿論對中國時事之反映。至搜集對象不分派系（左，中，右三派言論均有），惟作系統搜集，以便採擇應用。
- 三、本社將所輯系統資料，由航空寄往國內，每週平均二次，每次平均二萬至三萬字（全月八至九次共約二十餘萬字）。
- 四、凡定購資料稿，每月暫繳稿費國幣貳拾萬元正（其中約八萬元為材料費，約六萬元為航空郵寄費，約六萬元為編輯手續等費），如物價或美金價有變動時，稿費亦將變動。稿費請寄至上海江西路二七〇號雲南商業銀行。如有外匯每月滙五拾元美金至紐約 Mr. C.H. Chu (朱雲賢先生收轉) Apartment 602, Sorescia Hall 612, West 122 St. N. Y. U. S. A. 定稿時先付一月稿費。



內戰的賜予：

農田變飛機場 姚仲魯

戰時日本鬼為了築機場，把恬靜的農村激怒了。

在一張舊報紙上，發現有這樣一則新聞：「法國新聞社廿三日北平電：據聞政府軍刻正在此間西苑飛機場附近挖掘寬闊之壕溝一道，以鞏固北平防務，而應中共軍萬一之攻擊。該區農民以大批小麥收穫在即，被連根拔去，甚表惋惜。」看看上邊的年月，是廿五年五月，正是政府軍進駐長春，東北戰事暫告段落的時候，內戰的烽火還較今日為熾。

短短六七十個字，看了，給我一個很強烈的刺激；使我連想起勝利前一年（廿三年）的春季，敵人為了配合太平洋海戰，在我鄉間強圍民地割稻未作飛機場時的情景。當時多少農民因此流亡，自盡，而今眼看著自己生存的資本被人強奪，而僅表「惋惜」，中國農民的知覺已被壓得麻木了！那時曾把我自身經歷過的情形寫在我們幾個同學所辦的油印刊物上，現在把它找出來，重又讀了一遍；有什麼感想呢？是悲？是憤？是憤怒？是痛心？我說不清楚。特別是那些以專機代步的大人先生們；希望在聯總決定限制食糧運華的今日，替中國老百姓多留一分元氣。因此把舊作憶及的這段寫在下面：

前幾天有個遠親從鄉下出來，告訴父親說：「阿鳳姐（鄉間替我們管房子的）叫我帶個口信：『莊橋要築飛機場，十二里地方，你們的房子、耕地、祖

墳統統在紅線以內；房子要拆掉，祖墳要掘平，耕地算歸公。重要的東西現在我都已搬出寄在親戚家裏，但是還有許多硬殼傢伙如何擺佈；而且你們的祖墳到底有幾穴，我也不大清楚，即使掘出來我也想不到什麼地方去安置。這些事情都要等你們主人家來可以決定，我不能作主，請你們快些下鄉來。」

這個遠親講這些話時臉上是帶着笑容的，因為據說他的房子不在紅線內。同時他還講了許多鄉間的事情，一件件急變的事從他的嘴裏出來都變成了動人的故事。在我們家裏吃了晚飯他就走了。

關於築飛機場的事情，前幾星期就有些風聲。起初以為是鄉下一般軍政要人弄出來的花樣，無非是「錢」的問題。因為莊橋這地方根本沒有築機場的必要。要離開它十五里的甯波就有飛機場，而且人力物力都缺乏，鐵路被拆掉交通又不便。然而謠傳竟成事實，從上海到甯波的輪船每次總有幾十工人下去，住在附近被強迫搬出的居民的房子裏，鄉公所裏有一張掛圖，表劃出場址和面積。

從這一天起，父親母親就着急起來了。雖然有些東西已在前幾天帶出來，大半的還在鄉下；它是我姚家的祖墓，這些房子田地有些是祖上傳下來的，有

一部分是父親手裏買進的，都是可貴的事。前二個月我們的宗祠被燒毀，父親就已經非常痛恨，今番連祖墳都要拆，那不得不派人下去了。但這一筆費用是相當可觀的，在鄉間除了搬場費外，現時還是過路錢。

有七年沒有見到故鄉了。離開它的一年我僅十歲。假如滬杭甯鐵路還通的，打這裏乘火車可以直達莊橋——滬杭甯線終點甯波的前一站。水路有姚江同甯波相連，一條渾濁的莊橋河算是它的大動脈。全鎮境內找不到山丘，只見一簇簇的平房樓房，和連綿的稻田。耕種一年二次，但除自給還能輸出。佃戶自耕農約各佔半數，行的是小農制，這是一批本地最安穩樂業者，佔人口的大多數。其他是開百工店舖的和一般在外經商人的家眷——我們就是這樣。戰前本地日用品皆仰給於甯波，文化水準不高，有小學校三所，一種每天從甯波去的時事公報。

對於它，我並無什麼愛憎的感情，七年來我從未像一般人那樣誇說故鄉的美麗和自己的懷念，甚至把從前看作鄉夫愚婦的寫作了「江東父老」。但是有一點我是永不能忘的：七年前當我們因戰事避難到上海來的時候，許多鄰居朋友親戚都來送行，在分別的一剎那，我深深地見到他們的臉上，在強作笑容的後面，現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悲哀；祇說一句話：「你們順風呀！」下面就沒有

了。但是我知道他們的心裏都在說：「從此你們是幸福了，我們可都快沒落了。」雖然這話不一定正確，但他們的確早已料及以後的日子將一天一天地難過，直到無力掙扎；現在給他們看到了，而他們也就橫在饑餓線上，我忘不了他們啊！

民國三十午莊橋隨着甯波換了主人，悲慘的命運就開始同他們握手了。戰前除了一個警察局和保衛團外，就沒有什麼「徵發」；人民祇需負擔田稅和房租，戰後雖曾一度駐過兵，但在經濟上與老百姓一無關係；目前就兩樣啦！有友邦的派遣軍，有所謂救國軍，還有什麼保安大隊及赤色的三五支隊。本來已因戰爭而乳水不足的莊橋人民，再經過許多的搜刮，還能有什麼好日子過嗎？

田裏長滿了碧綠的稻桿，用手指去擠一擠，濃濃的一包液汁就會流出來。今年第一次的收穫期將近了，在萬般不復下的農民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這些綠色的植物上！他們生存的資本啊！

在從上海下去的第一批工人到達後的第四天，滿田綠色的稻桿都七歪八倒了。誰割的？到局裏去！那可毋庸說了，上面有堂堂「為國犧牲」的命令下來，非但這些田，連房子都得犧牲呢，你敢反抗嗎？抗日份子該殺！

軟弱的莊橋人，經了這次劇烈的變故，憤怒在心頭滋長了，他們咬着牙齒說：「好！看我們顏色！」——他們暫時離開自己的故鄉。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程仲文

「見解」，也就是對某一新聞事件的態度與主張所構成的論點。

這個論點顯然是適合於每一張報紙的性情的。何以說呢？每張報紙必須有一貫的立場，所以對每一個時事問題的看法，也必然是由一個基點出發的。於是，每張報紙評論的見解，就各不相同，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是一張報紙的社論所不能不如此的。

見解的形成，一半是由於新聞評論記者的學識與經驗，一半却決定於每一張報紙本身的環境。由於評論記者的學識經驗，為程度深淺之別，由於報社本身的環境，則為本質的不同，則稱為仁者見仁焉，深淺不同，則稱為智者見智焉。關於前者是我們學習的課題，應該詳加究論，以求如何勝任於自己職務；關於後者是構成評論記者見解的主要因素，以期免除工作上的桎梏，也不能不深切明瞭。同時以現實而論，評論記者雖然懷着獨立的人格去參加一家報館寫社論，但既寫之後，却又不能不使自己的見解，更加投合於報社的見解，因此，我們為評論撰述的人，更不能

不理解報紙的環境條件。

此所謂報紙的環境條件，即是報紙的社會基礎，政治基礎以及經濟基礎，亦即報紙的立場，當然我們並非犧牲自己，脫胎換骨，失了靈魂，作成的工具。「士各有志」評論記者自然不能作成一架說話的機器，而無獨立的主張。文章要寫得有力，做人也要做得正大，這是不必說的。

立場決定態度，態度決定見解，然而見解並不是報社本身所有，報社本身所有者僅立場態度罷了，見解則在乎主筆，主持筆政者就報社的立場態度而發為見解。從社會科學的論點說，主筆的見解，是形而上的意識形態，而報社的環境則為形而下的經濟基礎，見解不能凌空而生，正如意識形態之不能不憑藉經濟基礎一般，於此，我們就可以瞭然於立場，態度與見解的意義了。

見解有程度深淺之別，這是我們的學習課題，當然我們要學習評論的見解，達於最高的境界，這裏所謂最高境界，有兩層意義：
第一是：言人之所欲言，
第二是：道人之所未道。

見解的最高峯是言人之所欲言，與道人之所未道。我們所評論的是非得失，並非一個執筆者私人的意識，而是人民大眾的意識，必須使主筆所說的，是人民大眾所要說的話，這話說來方有力量，方可打動讀者心靈，激發其同情與共鳴，方能造成輿論的權威。同時新聞評論也決不是人云亦云的庸俗的見解，而是具有指導作用的見解，然後使評論能成爲「民之前鋒」，發有獨特而精闢的議論。我們講評論的見解，不外這兩個意義，即是從多數人心底的鬱積，去發現一條「光明之路」的。

因此，見解是基於某一社會經濟的基礎，而形成的對某一問題的態度與主張的論點。通常我們常以一篇評論中的見解，稱爲「論點」，實則就是此因。論點有沒有根據？是否顛撲不破？是否站立穩健？更是否純正準確？這些幾乎是每個讀者對任何報紙的評論會作如是想，然而也不容易就得正確的答案。今天的主筆，見仁見智缺一不可。一篇評論必以見解爲其骨幹，以見解爲靈魂，資料也好，方法也好，無非是在於強調它的見解，使見解能爲大眾所接受，甚至爲大眾所信賴而力行，所以我們必須認識見解并培養見解，組織見解，并深化見解。反之，我們可以說一個沒有眼光，沒有見解的人，是不適宜於養成爲一個主筆的。

零拾舊經

將此比彼，本不容易。但倘若性質或形貌相似，如英雄比老虎，走狗比佞臣，還勉強可以，獨遇前行總署長霍寶樹在招待黨政金融界席上，將該招待會比作股東大會，却百思不解。股東者老闆也，若說被招待的那班名流聞人是行總的老闆，無疑的，區區小民都是顧客了。而老闆們高抬市價，或者囤積居奇，顧客當然無權過問。然則「行總」這家股份有限(？)公司的營業態度亦可知矣。(德)

據消息靈通者透露消息云：中國富翁在美國的存款其數目之大，至堪驚人。(一字之下，加十九個圈)倘若將他分贈給全國同胞，每人可得二百五十萬元。此說固信而無徵，即使真有其事，我也要勸這位富翁千萬別毀家施捨。因爲聚在他一人身邊，尚不失爲一大富翁，若分給了我，我還不够租一間亭子呢(據說上海亭子開頂費也要一條金子)。(德)

抗戰時，山東某縣爲日人所據

經

絞死痛否？

(問) 日本學童田村

信

，因為要明瞭緬甸倫堡被
決戰犯絞死時是否痛苦，
因此自縊而死。此種捨生
求知的精神，着實令人欽
佩。所憾者，他所求到的
智識，祇有他自己知道，
別人依然得不到結論。我
想先生熱心文化，而且博
學多能，擬請代為探問，絞死究竟
痛苦與否？公諸於世以免後之來者
再為求知之故重蹈田村覆轍。(金
才民問)

(答) 我無此經驗，故不便應
詢。先生如欲尋根究底，請逕訪田
村解答可也。

才民問

(答) 我無此經驗，故不便應
詢。先生如欲尋根究底，請逕訪田
村解答可也。

上海居大不易

(問) 余因鄉間苦匪，擬遷來

上海居住。但聞人云：上海到處要
化錢。不知確否？我想冬天太陽空
氣，夏天清風與明月應不要錢吧？
再不然，蕩蕩馬路，該不至要化買
路錢！

(朱蘭亭問)

(答) 住上海確比住鄉下多化
錢。在上海，若無錢，太陽，空氣
，清風，明月都成問題。試想想在
錦籠式的欄杆上，一屋子住七八家
，白天都得開電燈，那能見到光明
的太陽與新鮮的空氣，而日裏為生
活而忙着的人，也那有閒情去享受
清風明月？若夫平坦的馬路，走走
固然不要錢，但要知道這些馬路也都
是市民納稅建成的。你假使不納稅
捐而在馬路上大搖大擺的走，事實
上你是在揩上海人的油。

唐吉

人民知多少

(問) 聽說陳嘉庚在星加坡辦

一張報，同時寫了封信給杜魯門，
請美軍退出中國，簽者有二萬餘人
。惟據余所知，南洋華僑不下百萬
，今簽名者僅二萬，是否其餘九十
八萬人都主張美軍撤離中國？

(陳冠英問)

(答) 此帳不可如此算法。比
如不久前此間某報舉行民意測驗，
投票結果，都主張停止內戰，可是
參加投票者，「都」不過數千人而
已。若說此數千人「都」主張停止
內戰，中國其餘四萬四千餘人「

都」主張要內戰，豈不大謬！不過
，由此一點足證那班天天呼着「全
國人民要求如何如何」之所謂「全
國人國」，數目之小得可憐也。

唐吉

談停談

(問) 何謂談·停·談？(宗

實問)
(答) 即指談談停停，停停再
談談。

童子軍精神

(問) 近日街頭，時有服裝整

齊，精神抖擻，敲敲打打吹吹唱唱
的童子軍隊伍出現，步伐整嚴，軍
容威嚴，頗予人以良好觀感，但憶
不久以前童子軍的創辦人(人名一
時遺忘)說：「童子軍精神全失」
，我看是他不會看見今日情況之故
，那話改遲於今日發表，恐彼必將
諍稱「童子軍精神日有發揚可慰可
慰」，先生善解衆疑，請置是否之
評。

(倪長爾問)

(答) 鄙人並未研究今日童子
軍教育，但知今日確有必須一振
精神之原故在，設於今日不能一振
精神，是童子軍之精神，始乃為全
失耳。

唐吉

，城門口有憲警二人任監督，華人
出入均須致敬。一日，有鄉人某入
城，未為禮，為憲兵所執。問道：
「你是那一國人？」某惺然答曰：
「中國人！」憲批其左頰斥曰：「
中國在那裏？」某乃急忙改口道：
「日本人！」憲更怒，批其右頰曰
：「你配當日本人？」某不知所以
，雙手捧頰，大哭道：「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德)

(德)

蘇北某地，為國共兩軍拉鋸戰
場。國軍至，遍搜奸匪，共軍至，
極索土劣。對於老百姓則雙方示好
，蓋所以「爭取民衆」也。惟老百
姓與奸匪土劣殊不易明分，而老百
姓對於國共兩軍，亦不若過去對日
軍之易於判別，老弱童叟尤甚。因
有人發明一應對辦法，即不論對方
為國為共凡有人詢問共產黨與國民
黨那一方好，便一味說：「好好好
！共產黨好，國民黨也好！就是咱
們不好。」(德)

(德)

民盟在京請客，使陳立夫與周
恩來同席，陳說我是研究科學的，
故願從大處着眼。周說：我是研究
科學的，但願從小處着手。如果
此話不是茶餘酒後的閒談而是代表
國共雙方的態度的話，中國和平應
不難立致。蓋一個既願做「大事」

，則凡有大帽子的事都讓他去辦，如大官，大資本家，駐外大使等等。一個既願注意「小」節，則地方上那些，小本借貸，小型工廠，以及那小兵小民都讓他去辦理，豈不各得其所哉？（德）

某報載靈璧通訊，縣政府招待社會部洪次長共費六十四萬餘元而洪在該縣僅停一小時○三十分。算下來，每十分鐘計值七萬一千餘元。十分為一寸，「一寸光陰一寸金」，由此得到了明證。今若按二十三萬一兩金子計，一錢為二萬三千，一分為二千三百，十分（一寸）亦僅二萬三千耳！七萬可買三寸光陰，想是目前百物昂貴，光陰也漲價了。（德）

藝術大師徐悲鴻，戰前執教中大時求畫者頗衆而潤例頗高。同事多譏之。其後，作品流傳漸多，求畫者漸不如以往之踴躍，而作品亦漸次發生矣。一日，徐過裝池，見有巨幅畫，作馬羣奔馳狀。張壁間，正裝裱中。題款赫然徐悲鴻畫也。乃入肆問來歷，肆主稱確係徐作。徐笑而不答，但問何人攜來；因遣人偵伺之。及其來取，攜之入官，方知代筆者乃徐之學生也。本擬治罪，後因報紙多同情此學生而此生亦再三求恕，乃具結而釋（德）

武職人員薪津經

最近調整以後，上將可得四十萬元，士兵可得一萬元。四十萬元依照官方物價指數五千倍計，等於戰前的八十元，一萬元等於戰前的二元。如照更近實際情形的物價漲數一萬倍說，四十萬等於四十元，一萬元等於一元。不過有一元錢拿，總比朽腹從公爲進步，故仍不失爲「待遇改善」。（樟）

問：物極必反，請舉例以證明之。

答：過去土農工商，商居末級，現在却是商首位了。蔣廷黻以不善做生意，就不得不辭去善後救濟總署署長之職，而中國銀行副經理霍寶樹先生便當然中選了。

湖南參議會，爲省糧處以一萬三千元一石高價（當時市價爲六千八百元）委託中原公司及民國大學生產事業管理處等購米事，向財政廳長李銳質問。李答覆稱，中原公司爲省參議員陳雲章主持，因陳「糾纏頗久，無法脫離，只得准其承

購一萬石。民國大學校長爲魯蕩平，會爲此事致函議長趙恒惕，申述戰時損失重大，不得不求微利，以補學校經費之不足。李廳長講的是情，情不可却，魯校長講的是理，理所必至，情理具備，每石米多出六千二百元不足道了。（樟）

某警察局門口大書標語，「警察人民化，人民警察化」。不知人民警察化如何化法？老子一氣化三清之化乎？抑雲若青山化若無之化乎？（樟）

有位以于斌主教的隨身身份而赴美的作家，最近在大公上發表「旅美觀感」，其十四節論黑人問題，結論認爲黑人確有屬於劣種嫌疑，對白人把黑種移於非洲的主張頗表同情，我們極須聽聽于主教讀這篇文字以後的感想。（樟）

張鴻圖與郁香嚴伉儷，經法院宣判，不多不少，各處徒刑十五年。其親友聞判，都說法官非常寬厚。蓋假使一個判多一個判少，無論誰先出獄，都不免與孤獨之感。但聞郁香嚴仍不甘心，還要責備她的好漢做事一人當氣概，要求庭上將張鴻圖之十五年一併算在她帳上，

一人獨坐三十年牢。但不知法院是
否有陰曹「借壽」辦法似的規定，
可以由親屬「頂替」也。（德）

有「行總」職員某，投函文匯報，指摘該署公文，簽呈帳簿，表報等，悉用洋文，感慨萬端。話是
不錯，惜乎此君年事太輕，所見尙
少。「行總」多少與洋衙門洋上司
有關，用些洋文，勉強還可以說。
若海關，明明是中國政府的，但所
用文字也蠻行式。更怪者，院長給
物資供應局及行總等機關下手諭，
甚至打電報也用的是洋文，這才令
人百思不得其解呢！（德）

學生與老師，變成對頭冤家者，
史例甚多，近例亦不少。聞反
對市立戲劇學校最力者即顧仲彝之
學生，共軍驍將徐向前，乃黃埔軍
校畢業也。（德）

經緯週刊
本刊隨本報附
送，不另取資
，希
讀者注意。